

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

蔡佩含

一、前言

2021年的台灣社會隨著COVID-19的每日確診數與疫苗數量而躁動著，疫情警戒與隔離，改變了生活常態，改變了人類交流與傳遞訊息的模式，亦展露不同社群、不同文化如何應對日常驟變而來的「新日常」，這點亦是此年度人文學科關懷的焦點之一。受疫情影響，今年有不少學術研討會延期舉辦，或改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，原住民文學研究的期刊與會議論文在數量上略有減少，但仍延續2020年在議題上多向度的開展，在既有的主題和作家文本上深耕，同時亦展現更多跨國、跨界、跨領域「出走」的企圖，與因病毒而封閉的國境邊界相互對照，形成十分有趣的對比。以下本文將嘗試為今年度的研究趨向，描繪出大致的輪廓與紋理。

二、「南島」的再想像：連結與探索

今年度的學術研討會、影像、文獻期刊與博碩士論文中，「南島」一詞不斷映入眼簾，可以說是相當突出的研究重點之一。「南島」一詞的概念源於19世紀的語言學家，將南太平洋諸島嶼範圍內使用的語言以「南島語系」（Austronesian languages）指稱，但在台灣，這個概念卻廣泛的被轉化為「族裔」的方式呈現。從九〇年代的本土化浪潮、國族運動以及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當

中掀起的「南島」熱潮，後續在政治、政策結盟的「南向政策」、「太平洋夥伴協議」到2016年蔡英文政府提出的「新南向政策」等，透過相關著作的翻譯出版、論壇、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、南島藝術節等，皆是積累、醞釀、強化一個新的「南島想像」與「南島共同體」的具體作為。近年來人文社會學科也更為頻繁的擴展相關研究，透過民族學、人類學的田野經驗及跨國視野，使這個「南島想像」產生更為實質的連結與對話空間。而原住民文學除了在書展、作家駐村與國際交流等活動外，如何在論述上回應這樣的「南島」想像？陳芷凡在〈以「南島」為名：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〉一文，指出自九〇年代以來的「南島」論述，彰顯出台灣人複雜的身分、國族認同，在中國國族主義／台灣國族主義的政治對立下，「南島原鄉」的觀點被建制傳播，也重塑了南島史觀和「海洋台灣」的新國族意象，和中國「炎黃子孫」的觀點分道揚鑣。而夏曼·藍波安的海洋文學，則透過身體勞動和日常經驗共構以海洋為核心的認同主體，超脫了二元對立的政治框架，顯現了跨原住民性的積極意義，更以文學的視角激發了我們對島嶼認同的諸多想像。

《原住民族文獻》在拓展原住民族研究的國際視野上不遺餘力，接續去年度的「台灣原住民的國際眺望」專題，今年以「南島

內外——南北半球的國際線」(47期)作為特輯主題，論述整個南島語族圈的諸多議題，從考古、生態地景、青年組織、史學文獻到防疫與社會運動，其中洪簡廷卉〈激發「南島」認同的文本分析——一個論述心理學視角的嘗試〉彙整官方「南島」論述的發言稿與文宣，借重心理學的研究視角，分析「我們」和「共同體」敘事模式的情感召喚，頗能回應前述陳芷凡的觀點。蔡政惠的兩篇論文〈夏曼·藍波安《大海之眼》航向國際海洋格陵蘭、蘇拉維西島與馬達加斯加島文化研究〉、〈夏曼·藍波安之庫克群島文化研究——以《大海浮夢·放浪南太平洋》為研究依據〉則循著夏曼·藍波安文學海洋的航道路線而寫，描述太平洋諸島與台灣原住民族承受殖民暴力、生態掠奪等相似的命運。

蔡佩含的博士論文〈站在語言的灘頭：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歌謠的混語政治〉，雖非直接以南島為題，但內容上對南島的作家作品也略有著墨。此文從語言政治的角度切入，重梳不同時代的原住民族文學作品與歌謠，討論不同殖民政權統治、不同族裔接觸下的語言混成現象。這些混語書寫不僅展現族群的能動性，南島語言裡與「第一自然」共生的價值，也帶給工業革命以來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一點反省的力量，更是建立「南島」比較視野的重要意義。此篇論文除了將南島作家的作品與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品對讀，也觀察到新世代書寫與原住民流行音樂當中逐漸凝塑的「南島認同」。

三、紀實攝影與影像敘事

紀錄片作為一種能夠述說主體，為自己

發聲的重要媒介方式，開啟了更多原住民族文化與敘事研究的空間。今年恰好為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(TIEFF)成立的第二十年，以「新日常」作為影展主題，從人類學的角度將所謂的「日常」放在更大的脈絡中去檢視，也突顯世界原住民族在定居者殖民的律法和體制中，如何被迫面對環境和生活的劇烈變動，並且也以行動和反叛，創造理想中的「日常」。此次影展入選的影片有一半以上來自亞洲、台灣及太平洋地區，其中張也海·夏曼拍攝的作品《Che'lu》直接用造舟和海洋的移動，作為串連台灣、蘭嶼與關島的主軸，以直接和深刻的鏡頭語言回應「南島」的內涵；其他來自不同地區的民族誌電影，也記錄核爆、挖礦、生態破壞、剝削、自殺、人權、音樂等議題，不僅能與台灣原住民的影像創作對話，也能和文學作品並置理解。Limuy Asien謝雅茹的碩論〈移動中的原住民視界：從陳潔瑤電影重新想像跨太平洋關係〉以3部作品《不一樣的月光》、《只要我長大》及《漂流遇見你》作為分析對象，指出在這些作品裡，導演陳潔瑤刻劃出台灣以及太平洋島嶼地區原住民族各種順從／抵抗、逃避／回歸的生存樣態，並建立起一個跨太平洋的原住民知識框架，頗能回應前述「南島」共同體的連結與實踐。

另一篇關於紀錄片的碩論為蘇國端的〈難以面對的過去——紀錄片《餘生·賽德克巴萊》的歷史書寫與歷史意識〉，此文討論了歷來拍攝霧社事件的影像作品，是如何因為各自的意識形態讓史實「失真」，進而分析此紀錄片如何直視難以面對的歷史傷痛。徐國明的博論〈依附與分裂——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發展研究〉則用較大的框

架去看原住民紀錄片的發展歷程。他以發展史的視角重新梳理九〇年代至今的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，探討原住民族從文字媒介到影像媒介的轉變，以及如何在本土化運動之後進入族群政治權力重整的階段，與國家和政策進行斡旋，進行自己的影像實踐。此文將原住民紀錄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，一為1994-2005年的多元化時期，紀錄片開始被視為文化行動的重要工具，此時原住民也藉由「另類媒體」開始嘗試掌握「自己拍攝自己」的權力；二為2005-2014年的體制化時期，討論以原住民傳播權的法制化為基底的時期，如何在電視媒體的形態下產製紀錄片；第三為2015年後原住民紀錄片開始在國際影展受到青睞的時期，導演們開始嘗試突破原住民紀錄片批判和控訴的題材，開展更多美學及藝術上的實驗。而原住民族在掌握影像媒介後，賦予這個新媒介什麼樣的意義，或如何介入社會，也是此文提出的反省和未來展望。

除了紀實攝影，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及劇集，也一直是討論影像媒介的焦點之一。公視製作的歷史劇《斯卡羅》（*Seqalu: Formosa 1867*）在今年播出，掀起不少討論和關注。《斯卡羅》一劇改編自陳耀昌的小說《傀儡花》，原訂劇名「傀儡花」因擔憂涉及負面意涵，經大眾票選而更名為「斯卡羅」，但反倒引發更多爭議。導演曹瑞原所作的戲劇改編，是否與「史實」相符，又透過影像敘事訴說怎樣的價值和史觀，促使不同國族立場者觀影後正反兩極的評價。作家巴代發表〈創作，不必然得向「歷史」負責〉的影評，內文簡述「斯卡羅」一詞之於排灣族人的負面意涵，並拋出小說與電影改編該如何詮釋「歷史」的議題。潘顯羊

〈《斯卡羅》播出後的爭議與反思〉則呼籲跳脫「國」、「族」從上到下的分類框架，以部落和在地的觀點重新梳理族群與家族系譜的重要性。人類學者胡台麗也發言指出劇中關於原住民族出草、巫師祭儀等片段，並未善盡史料調查的責任，也再度複製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獵頭的兇殘形象，簡化了出草深刻的文化意涵。上述的討論，不僅是原住民文本的戲劇改編，更牽涉到原住民族主體「觀看／被觀看」、如何呈現／被呈現，歷史小說與歷史劇「真實／虛構」的界線。

四、重寫歷史：口述、文獻與文學史的重建

透過田野、口述及史料文獻重構原住民族過往「被消失的歷史」，一直是原住民研究裡相當重要的一環。曾秋馨的博論〈太魯閣民間文學復興——以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為例〉從原住民族民間文學「復興」的視角，重新回溯原住民族的口傳神話傳說這個「傳統」與「當代」之間的互動，從日治與戰後人類學者的採錄，使這些民間文學書面化；1980年代以後，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大量引用、轉述這些口傳文學，甚至借用其母題進行再創作，以確立個人及族群的主體位置。這些跟隨著時代脈絡被重新想起、再度被重視、採錄與重製傳遞的民間文學，也是能夠成為漫漫時間長河裡永恆存在的關鍵。此文不僅以歷時性的視角分析口傳文學的變／不變，另以銅門鄉的田野調查資料為具體的例子，說明傳統與現代的相互交織。對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命題來說，是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。其他關於口傳神話傳說的研究尚有「排灣學研討會」中，董宜佳〈戰後排

灣族神話傳說研究成果回顧及其建議〉、童信志〈Masan Kaqulidan a Caucau成為真正的人——以排灣族口傳敘事文學為素材分析〉；「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」劉純秀發表的〈傳說再創新——陳德來《巴冷公主》中的空間意涵〉，以及陳芷凡於「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年會」發表的〈泰雅巨人傳說的敘事衍譯與文化想像〉。在口傳文學研究上有如此豐富的研究產出，似乎更支持了曾秋馨的觀點，口傳文學確有其永恆性，是提供不同世代以不同視角詮釋的豐富根源。

吳佩珍的〈日本新劇與台灣「理蕃事業」——以川上音二郎、太郎冠者（益田太郎）為中心〉指出日本新劇的發展與取得台灣這塊殖民地的時間相近，當時以台灣原住民為主題的兩齣劇作《生蕃討伐》（1911）與《台灣土產·喜劇·生蕃襲來》（1913）不僅配合日本總督府的理蕃事業，也直接聚焦「戰爭」並務求寫實逼真來展演「殖民地台灣」的野蠻形象，傳遞理蕃事業的艱辛，以換取群眾的同情和對理蕃事業的後援。但此劇透過角色對「獵頭」的提心吊膽，暴露日本帝國統領新領地時的深沉恐懼。益田太郎在戲劇中毫不留情的揭露西方列強視日本為「野蠻」、「落後」的象徵，其實與日本觀看殖民地台灣的視線謀合，有意無意的諷刺日本在建構殖民帝國的正當性時，擬仿西方「文明」的矛盾性。李時雍的博論〈復魅：台灣後殖民的野蠻論述與文明批判〉恰好能與吳佩珍的這篇論文對話。此文梳理了「野蠻」一詞遞變的系譜，並藉由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「1914太魯閣戰爭」、「1930霧社事件」、「1942太平洋戰爭與高砂義勇軍」

及戰後蘭嶼反核運動的相關文學書寫，思考野蠻／文明是如何在不同政體、不同文化相遇的情境下被表述。所有的殖民暴力皆假文明之名，行野蠻之實，文明／野蠻被塑造為二元對立，其實相互銘刻。

鈴木祐子的碩論〈日本統治期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原典——〈魔鳥〉、〈平地蕃人〉、《蕃人賴薩》的同時代受容分析〉則從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視角切入，指出佐藤春夫、伊藤永之介與山部歌津子這幾篇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，皆是以民族誌為本再發展的創作，並且這幾篇同一時期發表的作家作品，也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。前文幾篇論述對於日治時期帝國視線下台灣原住民文學如何生成，皆提供了相當有力的線索，受限於語言隔閡，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書寫／被書寫，尚有相當多未開掘的板塊，應是未來能再持續深耕的主題。

2018年5月促轉會成立後，藉由文獻檔案、口述資料及訪談比對，才讓原住民族過去在白色恐怖及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受難經驗，得以重見天日，被訴說、被理解、被平反。延續著近幾年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議題，國史館在今年舉辦了「原住民族與二二八研討會」。此會議除了透過文獻資料的論證，重建原住民觀點的二二八事件之外，尚有口述史的彙整分析以及個別族群在二二八事件當中的動態考察。去年度出版的《讓過去成為此刻——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》套書中，收錄了瓦歷斯·諾幹與拓拔斯·塔瑪匹瑪的作品，今年以散文為編選範疇的《靈魂與灰燼——台灣白色恐怖散文選》（台北：春山）也擇選了莫那能及伐依絲·牢固那那的著作。文學選集的主題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

出現，收錄了哪些族群、體裁的作品，都說明了該時代的美學品味與文學研究的發展走向，也因此，在白色恐怖的文選中讓原住民作品現身，說明了以文學贖回歷史，填補原住民族在政治事件記憶空缺的重要意義。

另外一篇關於歷史小說的研究為林芳玫的〈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：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〉，此文藉由巴代《最後的女王》、《暗礁》與《浪濤》這3部歷史小說的敘事結構與人物對話軸線，論述巴代以文獻為本經營的歷史小說，雖是以原住民為發聲主體，但卻同時開創多族群對話的空間，讓史觀得以多元呈現，而不淪為二元對立，並且在藉由文獻回溯「大歷史」的同時，亦透過文學的虛構性填補小人物在其中的能動性與抉擇，增添了地方史與世界史交響互動的意義。文末更倡議「以原住民為研究方法」，跳脫國族主義，以多重權力關係重新理解台灣與世界的互動。

五、小結

回顧2021年的原住民文學研究，除了前述幾個較鮮明的主題趨向，尚有從生態、地景、翻譯、性別與族裔等視角解析原住民的作家作品：第43屆「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」以「綠異想」作為主題，其中一個子題是「原住民與生態」，會議中討論了原住民口傳文學與生態智慧、倫理實踐等議題；王秋今〈主體、部落與生態：亞榮隆·撒可努《走風的人》三維空間的生態智慧〉借用瓜達希的三維生態學討論原住民自然書寫當中的「空間」。章雅琦碩論〈瓦歷斯·諾幹的雙崎文學與文學地景〉以人文地理學的視角解剖瓦歷斯·諾幹的地誌書寫，透過

日常記憶與歷史重構建立起屬於雙崎的地方感。

近幾年原住民文學獲得不少外譯出版的機會，也有不少研究者關注此面向。如林豪森發表於第4屆「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譯者工作坊」的論文〈雙重他者之聲下的台灣海洋民族文學：以《海浪的記憶》中法文譯本為例〉，以及史天慕的博論〈Grayed Skies and Sanguine Pools Annotated Translations of “The Cruelties of War” by Walis Nokan and “Eyes of the Ocean” by Syaman Rapongan〉以瓦歷斯·諾幹和夏曼·藍波安的作品為例，討論翻譯的選字問題和策略。林珮吟的專書《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——從日治到當代》（台北：台大出版中心）則挑選了里慕伊·阿紀和夏曼·藍波安的長篇小說，從中討論女性敘事、性別再現以及以海洋作為中介的跨界實踐。黃敦揚的碩論〈遊蕩在界線叢生之中：台灣當代小說中的主體認識與重建〉也以夏曼·藍波安《天空的眼睛》為例，探究小說中主體位置的建構。林芳青的碩論〈記憶、敘事與認同：成為「原住民」的多元圖像〉則以田野訪談的方式，彙整記錄高雄六龜地區15位原住民的生命敘事，並分析族群內部差異及異質的身分認同。

綜觀上述，今年度的原住民文學研究，除了跨界、跨國、跨語的多元開新，也在既有的議題上持續深耕。但也可從中發現，今年度文本分析的研究特別側重在少數幾位作家的作品上，當然一方面意味著這些作家的書寫積累相當厚實的成果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參照近幾年原住民文學作品的出版狀況，進一步討論作品產出與研究議題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。